

霍克斯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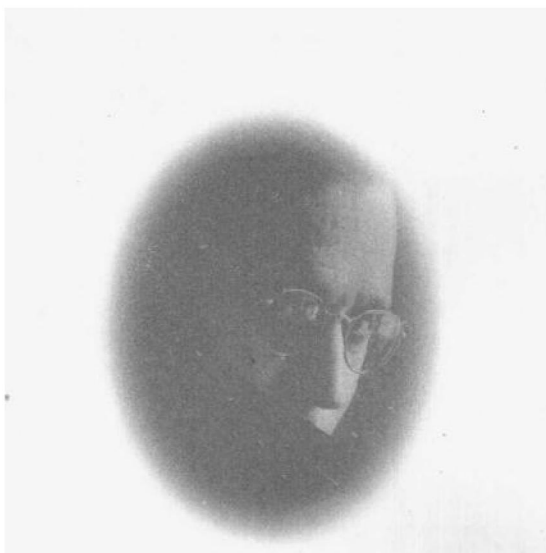
Hawksmoor

霍克斯默

[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 余珺珉 译
译林出版社



价
元



霍克斯默

[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 余珺珉 译

HAWKSMOO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克斯默 / (英) 阿克罗伊德 (Ackroyd, P.) 著; 余珺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2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Hawksmoor
ISBN 7-80657-433-6

I. 霍... II. ①阿... ②余...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4641 号

Copyright © 1983, 1985 by Peter Ackroy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9-146 号

书 名 霍克斯默
作 者 [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
译 者 余珺珉
责任编辑 徐 非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9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4
字 数 193 千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33-6/I·338
定 价 (精装本) 14.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霍克斯默》被美国《纽约时报》评论家评为：“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作品……机智，阴森而又构思巧妙。在凶杀和侦破小说越来越流于模式化和落入俗套之时，《霍克斯默》无疑是另辟蹊径，一枝独秀。《霍克斯默》有别于其他的侦探小说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的开篇几乎让所有的读者如堕五里雾中，或者它同时运用的古英文和现代英文，还有许多晦涩难懂的拉丁文，尤为特别的是这是在一个原型人物身上派生出来的两个主人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性格信仰，但是却凭借着作者丰富的想象在小说中鲜活生动，呼之欲出。小说的背景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而人物也是现实世界的人物。”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尼古拉斯·霍克斯默是英国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1661—1736)。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克里斯托福·雷恩发现了他的建筑天分，并将他带在身边，学习建筑。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克里斯托福·雷恩和瓦恩布鲁赫的助手。虽然由于性格的原因他失去很多晋升的机会，但是他所负责建筑的六所教堂(即小说中提及的圣乔治大教堂、布鲁姆斯伯里以及斯彼特尔费尔兹基督教堂等六座教堂)却被誉为“几近完美的建筑风格……充分展示了他渊博的知识背景和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尼古拉斯·霍克斯默受到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的影响和熏陶，他的设计

以一种独特的风格见长，即使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建筑界也堪称一枝独秀”。

但是作者借助于想象，将虚构的人物性格同现实的人物相糅合，将小说分为现在和历史两大主线。从尼古拉斯·霍克斯默身上衍生出两个虚构的人物——

尼古拉斯·戴尔和霍克斯默，前者是十七世纪的建筑师，后者是现代的探长。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通过一明一暗两条主线展开。在奇数章节中，描述了主人公尼古拉斯·戴尔借助于石头和黑暗力量摆脱卑微的出身，成为皇家工程建筑师的历程，并用极为细致和诡异的笔触描写了他杀害无辜用鲜血祭奠黑暗神灵，而他所负责修建的七座教堂也成为鲜血的祭坛。尼古拉斯(简称尼克)·戴尔生于十七世纪伦敦的贫民窟，自幼孤僻，不好玩耍，却好读书和四处神游。十一岁那年，伦敦爆发了一场大瘟疫，尸骨成河，哀鸿遍野，戴尔冷漠地望着双亲先后染病去世，尸骨被投入巨大的填尸坑。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却因此结识了神秘黑暗力量的代表人物米拉比利斯，神奇地躲过了瘟疫。戴尔从此追随黑暗力量。米拉比利斯预言戴尔一生将与石头结缘，戴尔心中埋下了以血祭石的种子。瘟疫后的伦敦又遭受了罕见的大火。戴尔跟从一名石匠学艺。他好学强记，喜好钻研建筑学，对阴影建筑情有独钟。一次偶然的机，因其对石头的知识，赢得了当时任城市重建检察官克里斯托福爵士的赏识。从此，在克里斯托福爵士的关照下，从一学徒步步高升，任皇家工程助理检察官，负责火后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地区重建七座教堂的工程。他恨世嫉俗，对堕落的世界、对社会最底层挣扎的人充满了愤怒，相信只有黑暗和恐怖才是济世之道。他的每一处教堂建筑，实际上都成为他用无辜的血祭奠黑暗神灵的祭坛。他或是唆使无家可归的流浪男孩，在最后关头甚至亲自

动手；或是深夜乔装成流浪汉，接近离群的流浪男孩，痛下毒手。他把教堂的工地作为埋葬牺牲品的墓地。而在偶数章中，则在跳跃数个世纪之后，描写霍克斯默探长在侦破数宗教堂谋杀案的过程中，同无形的黑暗力量展开角逐，最终却功亏一篑的故事。霍克斯默在命运的安排之下沿着戴尔曾经的足迹来到永恒的门前……如果有黑暗就必将会有光明，这两条故事的主线一明一暗，之间又彼此关联，相互呼应。比如描写历史的奇数章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描写现代的偶数章的开篇首句，而且在人物的姓名和某些场景上还有着奇特的轮回。两个人的助手都叫沃尔特，他们的房东也是有着奇异相似的寡妇，甚至两个人都有着同一个梦游的习惯，在小说中有两个地方借助疯子和霍克斯默神智不清的父亲之口展示了尼古拉斯·戴尔和霍克斯默之间的巧妙关系。正如书中所说：“这个阴暗的人类社会陷入了黑夜，无处不存在它的灵魂，没有一个城市不充斥着恶魔，疯子传播预言而智者处于困境……”他们的结局无从得知，然而“有形的地方必定有倒影，有光明的地方必定有阴影，有声音的地方必定有回音，谁又能说明何处是结尾何处是开端”？这两个人物身上所代表的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最终在永恒的门前交汇。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推理严密的小说，而且包罗了哲学、建筑、宗教、诗歌以及戏剧等各方面的知识。并运用了多种高超的写作技巧：

1.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两条不同的故事主线中运用的写作风格。

例如：哥特式小说的精妙繁琐，恐怖离奇。

哥特文学是对人类自身黑暗面的展示，也是对当时社会正统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是一种恐怖、神秘色彩的混合体。在《霍克斯默》中，谋杀、教堂和石头成为小说的中心，和黑暗、奇

异、鬼魅等相关联。宗教、犯罪、魔鬼、鲜血等等构成阴郁可怖的部分。作者不厌其烦地精心刻画教堂所带来的阴森和恐怖的氛围，甚至血腥的解剖，惨不忍睹的谋杀场景，致力于处理残酷的激情与超自然的恐怖主题。你对生命感到茫然无助时，你会想到在它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吗？是心灵的孤立无援？是死亡阴影的笼罩？还是人世间的悲剧？作者在小说中这样描写道：

“魔鬼撒旦就是这个世界上上帝。那位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也是死亡的制造者，我们只能以作恶去躲避邪恶神灵的愤怒。这位造物主不完美的创造，孕育了各种邪恶：黑暗来自于他的恐惧，阴影来自于他的疏忽，世上的水来自于他的眼泪。亚当堕落之后便永远得不到宽恕，人类因此而受到谴责。罪是一种物质而不是品质，通过父母传给了孩子：人类的灵魂是有形的，其形体通过繁殖或遗传得以保存，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致命的瘟疫……于是我们祈祷：什么是痛苦？痛苦是世界的营养。什么是人？人是永恒不变的邪恶。什么是身体？身体是无知的网络，是一切邪恶的基础，是堕落的羁绊，是黑暗的掩护，是行尸走肉，是我们所携带在身上的坟墓。什么是时间？时间是人类的解脱。”

作者还用了不少的篇幅描写魔鬼，并借此对小说的背景知识做了介绍，例如：魔鬼撒旦就是这个世界上上帝，适合受人顶礼膜拜……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居民崇拜妖魔，加尔各答的人崇拜魔鬼的偶像，亚扪人的神是摩洛神，迦太基人信仰的神名曰农神，是我们的祭司臆造出的稻草人……即使在那些不列颠群岛上，人们也是按照腓尼基人的方式崇拜“贝埃尔·撒曼”，这一传统通过祭司们沿袭至今，他们不用文字记录，只通过秘密教义进行传播。他们以男孩为祭祀，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生命由于不治之症和战争的危险而无法得以保障，除非由一个童男代为

受过。这就是小说中所借鉴的以童男的鲜血祭祀的由来。

更进一步的描写是对于戴尔的建筑风格的形成,在此作者也是对于真实的原型人物尼古拉斯·霍克斯默的建筑风格进行了大胆的假设和猜测:

“哦,渺小的人类,同石头相比何其短暂!”“恐怖,”我轻轻地说,“是我们艺术的魅力。……我看到金字塔旁边,埋葬于蛮荒之地中的一座古墓,上面的刻画:那图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以至于我用毕生的精力去追寻它。我随后钻研了温德尔·迪艾特林的《建筑》。这本书向我展示了几种建筑样式:托斯卡建筑样式,现在已成为我自己的风格,我被它的怪异和威严所打动;模糊形状,阴影和宽阔的开口,这些样式让我如痴如醉,当我看着它们的时候,禁不住想象着自己被锁在某个黑暗封闭的地方。石头的沉重感压迫着我几乎让我消亡,我幻想在雕刻的线条中看出魔鬼的轮廓,残破的墙垣,一半人形的怪物从尘土中升起。废墟中,某种东西正在期待着我。”

作者说:“哥特风格在英国和伦敦有着深厚的历史,比如哥特式的小说,情节剧和戏剧。我深受这一传统的感染。但是我本人并没有为此着迷。在书中安排这样的情节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比如《霍克斯默》,我需要一部侦探小说来展开情节而我正好又了解在基督教以前风行的宗教祭祀。我认为这是一个联结历史和现代最好的途径。这正是我刻意安排的情节。”

2. 电影蒙太奇手法的文学运用

电影蒙太奇手法常常被用于区分历史和现实。在小说中作者大量地运用了这样的技巧,将历史和现实既结合在一起,也将二者相分别,同时也创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比如在小说的第一章描写了石匠的儿子,美丽的小男孩托马斯·黑尔在塔楼

上失足跌落而死,然后在第二章的现代部分中描写了一个同样的小托马斯·黑尔的小男孩在教堂的地宫中死去的场景。但是作者并没有写他是怎样被害死的,只是通过男孩临死前的幻觉重复了石匠的儿子另一个小托马斯死之前的一段描写:“他们向他微笑着而他向他们走去,伸开双臂,从而可以让他们温暖自己。但是随着有人喊着‘继续!继续’!他从塔上摔下来,然后是阴影遮蔽了他。当他向上看去的时候他看见一张脸。”这同时暗示了两个小托马斯的死都同戴尔有关。而在小说的第十一章,在描写戴尔最后来到教堂的时候所经过和看到的景色和人物,同第十二章霍克斯默最后走向教堂时的所见所闻如出一辙。比如:

“我后来拐进那个被叫做伟大的地方的部分。有一些穿着蓝色夹克衫戴着风筝帽子的孩子们从我身边跑过去:当我返回之前你们就已经死了,当我凝视着黑步巷的入口的时候我这样想。我不慌不忙地朝前走,最后我的教堂终于矗立在我的面前:它的绝无仅有的宏伟就像一声巨雷那样甚至震撼了我的灵魂。一个头戴皮帽子穿着灰色长袜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惊愕地回头看着我……”(第十一章)

“当人行道在他的脚下摇晃的时候他快步向长巷走去:一群带着蓝色帽子身穿夹克衫的孩子从他身边经过,嬉笑着,他们的举动使他转过身去,于是他看见在他前面是黑步巷。他静止地站在那里以至于一个戴着皮帽子的年轻人经过他时惊讶地又回头看他,霍克斯默现在朝小圣休教堂走去。”(第十二章)

这样的处理和描写在小说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正如在上文中所写的很多奇数章和偶数章的开头和结尾都同上一章完全相同,这不但缩短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同时也为后文埋下伏笔。

3. 特殊的细节处理和描写

以细微的景物来表现特殊的背景是另一个文学技巧。作者也在小说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巧。他从来不直接告诉读者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他通过各种复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自己判断结局和答案。例如在描写被谋杀的小男孩丹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有关小男孩的正面描写。但是却通过法医解剖尸体的种种细节渲染了谋杀的恐怖和残忍。此外作者也并没有具体描述霍克斯默如何推理凶杀案的过程,但是通过他在现场指挥搜集证据的描写,让读者了解到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机智多谋的资深探长。同时也使得小说的结尾成为一个永久的悬念:霍克斯默无法找到他的对手,在凶手面前,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最终还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他到教堂去的原因。作者就是通过林林总总的特殊细节描写和处理,将小说在松散的情节和大量的细节描写中组织得滴水不漏。“就像织布一样,虽然材料各种各样,但是最后还是一块完整的布。”

4. 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其实也是哥特式小说的特点之一。虽然这部小说并不是哥特式小说。但是在小说中作者运用象征,使得许多看似毫无意义甚至琐碎的描写都蕴含深意。象征威严和阴森的教堂;象征堕落和腐朽的“空心的人”和瘟疫、阴影所代表的邪恶;穿黑色大衣的男人所代表的黑暗力量,还有在书中大量的有预言意义的歌谣和诗歌。“我从这些迹象中了解,生命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受到主宰,他像一个顽童用手指摇动蛛网的中心,不假思索地扯坏了它。”这就是命运的残酷,也是小说的主题之一所在,即“恐惧是至高无上的激情”。

5. 明暗对照的烘托

《霍克斯默》中最为出色的地方就是作者从未正面描写这一系列连续的谋杀案。他将谋杀巧妙地通过小说人物的视角和侦

破调查工作展开,因此谋杀始终不是支配小说发展的主线。这使得作者有充分的余地集中描写发生在十八世纪的事件,而这些恰恰是联系另一条发生在现代的故事主线的枢纽。无论哪一条主线都阴郁恐怖,充满了堕落。这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组合和描写,从新的角度展现现代社会。

6. 戏剧技巧的运用

正如评论家所说的那样,《霍克斯默》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更多的是对于世间的人性的争论。作者娴熟地运用了戏剧的模式,通过戴尔的幻觉将这样的主题以戏剧的对白表现出来。而大多数时候,戴尔对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评论和内心揣测也都是通过戏剧的旁白形式展现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嘲弄了所谓的宗教和人性,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能嘲弄雷鸣,因为没有任何感觉能与恐惧相比。为什么连这个蹩脚的作者都嘲弄宗教?这是危险的现象……宗教只是头脑健全的政治家所玩弄的美妙花招,他们为了威慑芸芸众生的反复无常,臆造出一些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惩罚的人物形象……“利益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上帝,他可能成为虚伪的祭品。”在第九章中,戴尔在看戏的过程中产生的幻觉同真实的场景混淆在一起,也达成了作者所追求的复杂和离奇的效果。同时让剧中人说出了作者的真正意图和创作目的:

戴尔:“如果我现在是位作家,我希望把我的叙述搅得一团浊水,让它既难懂又陌生。我会选用最富丽豪华的风格!”

戴尔:“我将采用奇特的词汇和怪异的措词,由此像闪电一样恢复恐惧、敬畏和渴望。”瓦恩布鲁赫(旁白):“他神情严肃,却仍然嘲笑我。(对戴尔)说得好,先生,你为自己巧妙地解围。这么说你准备从高高的书架上拖下古老的亚里斯多得、斯哥里奇和所有同期的评论家,这样就可以为散文提供插曲、叙述、评议、

教学法、伤感情绪、独白、比喻、间歇和灾难吗？”

真正赏心悦目的作品，总是来自一个人自身的能力。这是他的宝贵财富，他取自于自身，如同春蚕从自己的体内中吐出蚕丝。这毋庸置疑的也是《霍克斯默》的写作风格。

7. 复杂的语言运用

这部小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复杂的语言运用。在两条故事主线的描写中，作者根据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语言。尤其在描写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不但使用了古英文，而且运用了当地的苏格兰英语，同时他还借用了拉丁语、法语等其他语言。此外小说中还有许多的诗歌、民谣、打油诗以及戏剧的台词，不但反映了作者深厚的语文功底，而且使得小说别具真实的风格。但是在许多拼写上由于采用苏格兰英语的方言，而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霍克斯默》引起争议的地方是它的情节过于松散和混乱。对此，作者则说“情节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起初的时候只是一篇简单的故事，但是随后我就会做很多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就会有新的构思和情节。一部小说如果在开头的时候就让人不明就里，那么你就必须读下去，直到你搞明白，这就是小说。永远是让你惊奇不已”。这也许就是《霍克斯默》的魅力所在。

第一部分

第 一 章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当这座建筑在你面前成形的时候,在描述它的过程中你要牢记它的整体结构。首先,你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分配或是安排面积,其次,你还需画出地皮和比例尺。我已经对你介绍过恐怖和辉煌的原则,因为在合理安排局部、装饰以及前后顺序的比例中,你必须表达这些原则:你看,沃尔特,我是怎么下笔的? 这儿,在另一张纸上,计算出天体及其轨道的位置和影响,这样你便不至于忘记工作何时开始,或者上次做到了什么地方。至于作品的设计,以及每一个局部和开端,必须用直尺和圆规绘制:当其变化起伏时,你必须使各条直线互相关联,就像壁橱里蜘蛛织成的蛛网一样;但是,沃尔特,你要用铅笔而不要用钢笔,目前我还没有信任到让你用墨水的程度。

听完这番话,沃尔特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好像在车辕上被皮鞭抽打了一下。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沃尔特是个动不动就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的人。因此,为了让他高兴起来,我欠身隔着桌子把准备好的墨水递给他——“你看,”我说,“为了让你开心一点,我冒了多大的险啊? 现在,你没那么不高兴了,那么就请继续吧:画出这个结构正面的立体高度,然后把同一结构的立体图画在同一张草图上,使它落在所有光线折射的中心。你必须从中区分出侧影,即由虚线表示出的边线和轮廓:正如一本书一样,从扉页开始,然后是献词,之后是前言或者是广告。现在

我们到了设计的核心部分：你应该熟练掌握阴影的艺术，沃尔特，同时你必须接受指导，学会如何仔细地分布这些阴影。只有暗影，才给我们的作品赋予真正的形状，才给我们的建筑真正的透视，因为没有暗影就没有光，没有阴影就没有实体。”（我心中暗想，什么生活不是明与暗的混合体呢？）“我在白天动工兴建，是为了带去夜晚的消息和不幸的消息。”我继续说，然后想到沃尔特，我收住口。“现在不说这个了，”我说，“只是顺便说说而已。但是你现在必须按照我的指示，沃尔特，准确地绘制好门面，因为这是让雕刻师工作的底图。你还必须完全遵循我的设计：这个流传千古的设计可不能掉以轻心。”

我头痛欲裂，虽然壁炉里的火焰非常微弱，我还是感到莫名的燥热，于是我漫步来到苏格兰场。我知道办公室里其他员工可能正在盯着我。对于他们来说，我无疑是个可笑的家伙，于是我加快脚步走到码头附近的林场。那里的工人正在进餐，我因此可以安静地散步而不被察觉。时值隆冬，寒风凛冽，从这个角度望去，河的水位很高，河水像要爆发第二次洪汛，而对岸的田野则黑蒙蒙的，似乎隐在迷雾之中。这时，我突然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和隐约的对话；我猛地一转身，因为我根本不能确定声音的来源。等到来自里士满的渡轮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于是我的知觉逐个恢复，但是我的脑海中，却始终萦绕着我的七座教堂，仿佛我是生存在另一个时间之中：我如同一个被幽闭在船舱里的旅行者，却梦想着自己目的地。于是，当我站在那里眺望着河流和田野的时候，我用手遮蔽了视线，我的眼前只有手掌上的纹路。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满以为沃尔特正忙于绘制平面图和垂直图，但是却发现他懒洋洋地靠在烟囱角的凳子上，直愣愣地盯着炉火，似乎在煤堆中看到什么奇怪的景象，神情忧郁得像一

个可怜的女人眼巴巴地望着伦敦肉市场的食物。我蹑手蹑脚走到桌前，只看到一半用墨水一半用黑炭绘制的图纸。“这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这无耻的懒蛋，”我说道，“过来看看。”沃尔特揉着眼睛，迷惑地从炉火边站起来，似乎想要把整张脸都揉掉。“看看这儿，潘恩先生，”我继续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怎样绘制壁柱，我可不喜歡这些突出的支柱，而且正门这儿几乎多出了三英尺。难道你是榆木脑袋，难道还要我教你英尺和英寸吗？”沃尔特把手插进裤袋里，用低得让我听不见的声音咕嘟着。“你就这样聚精会神，”我问道，“连我的问题都无法回答了吗？”

“那会儿我正在解手，”他说，“在考虑一件事。”

“我看你是欠揍，先生。”随后我继续说，“你冥思苦想之后又得到什么结果了吗？”

“我正在想克里斯托福爵士，我还在考虑斯彼特尔费尔兹的新教堂。”

这么一个愣头青对这些事还能说出什么？（我可不吃什么克里斯托福爵士那一套，我在心里悄悄说。）

“先生，”沃尔特说，“我们建造的教堂离坟墓很近，而死尸的数量如此之多，教堂的椅凳一定会受潮腐烂的。这是第一件事。其次，克里斯托福爵士坚决反对把尸体埋在教堂下，甚至是教堂的院子里，以免加重整个建筑的腐烂，对那些到此敬神的人的健康造成损害。”说完之后，他抓了抓脸，低头盯着他肮脏的鞋子。

“这点小事用不着你操心，沃尔特。”我答道。但是他抬头注视着，并不打算就此罢休，所以我停了一会，又说：“我知道克里斯托福爵士不同意埋葬的事情，我也知道他全力支持光明和舒适，倘若他的教堂和死亡或黑暗沾点边，他会很不高兴的。这简直不可理喻，他会说，这不符合情理。但是，沃尔特，我已经指导了你很多方面，特别是这方面——我决不是一个盲目追求几